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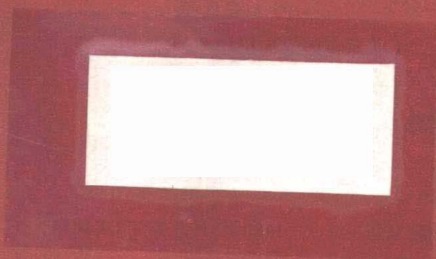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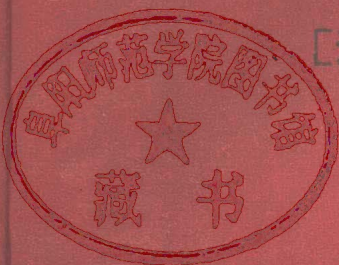


[法]莫利斯·勒勃朗 著
高如今 周克明 译

5.4
盲眼少女

碧眼少女

[法]莫利斯·勒勃朗 著
高如今 周克明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MAURICE LEBLANC

La demoiselle aux yeux verts

Claude leblanc et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67

碧眼少女

〔法〕莫里斯·勒勃朗 著

高如今 周克明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625印张 165千字

1989年3月北京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300册

ISBN 7-5059-0719-0/I·479 定价：2.90元

本书内容提要

美丽而善良的孤女奥蕾莉要等成年才能享用外祖父留给她的贵重遗产，然而遗产的地址却是个谜。她的继父，内政部长布雷雅克和警察局探长玛莱斯加为了霸占孤女和财宝，展开了惊心动魄的争夺，孤女在威逼、欺骗、胁迫的危难中，得到了化名利梅齐男爵的大侦探亚森·罗苹的帮助，使罪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奥蕾莉由稚气变成熟，并与亚森·罗苹相爱。

本书案件交错发展，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第一章

巧遇蓝眼睛的英国姑娘

拉乌尔·特·利梅齐步履轻松地在林荫大道上漫步，有如一个心中充满幸福的人，左顾右盼，欣赏着四周迷人的景色，体验着四月的巴黎那些春光明媚的日子给人带来的轻松和欢乐，尽情地享受着生活。他中等身材，体形健美，手臂发达的肌肉把他外套的袖子绷得紧紧的，上身胸肌挺凸，腰身纤巧，显得灵活而又潇洒。从衣服的裁剪和色调可以看出这个人对衣料的选择颇为考究。

走过体育馆的时候，拉乌尔仿佛觉得在他身边走的一位先生在跟踪一位女士，对这种事，他是立刻能够正确无误地判断出来的。

对拉乌尔说来，没有比一位先生尾随一位夫人更为可笑而又有趣的了。于是，他尾随着这位先生，三个人就这样相互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沿着喧闹的林荫大道，迈着闲散的步子鱼贯而行。

利梅齐男爵是想凭其多年的经验识破这种跟踪。因为，这位先生表现出一种绅士的矜持，致使那位女士丝毫不曾生

疑。拉乌尔·特·利梅齐也同样小心翼翼，混在步行者中间，只是加快了步伐，想看清这两个人的面目。

从背后看，这位先生与众不同的是头发乌黑发亮，发缝整整齐齐，同样穿着考究，更突出了他那宽阔的肩膀和高大的身躯。从正面看，他五官端正，面色红润，胡子经过精心的修剪。此人年龄约三十岁，步履坚定，举止高傲，面貌却俗不可耐，手指上戴满戒指，嘴上叼着金嘴香烟。

拉乌尔又加快了脚步。女仕高身量，举止果断，仪态高雅。踝骨纤细、线条优美的两条腿，挺拔地走动在人行道上，完全是一种英国女人的步履。她有一张非常漂亮的面孔，一双令人赞美的蓝眼睛，一头浓密的金色头发。过路行人都不禁停步，侧身向她注视。而她对这种自发的敬意似乎毫不在意。

“啊！”拉乌尔想，“多高傲的贵族气派！她和跟随她的那个油头小生并不相配。那么这位先生想干什么呢？一个猜疑嫉妒的丈夫？遭到排挤的追求者？抑或只是寻求奇遇的花花公子？不错，应该是后面这种人，完全长着一副登徒子的脸相，还自认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她穿过歌剧院广场，毫不在意那些充塞广场的各种车辆。一辆四轮大车眼看挡住她的去路，她却从容不迫的抓住了缰绳，使车停住了。驾车人怒气冲冲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她破口大骂。她竟照着车夫的鼻子轻轻给了一拳，打得鲜血直流。警察要她对此作出解释，她却若无其事地转身走了。

欧贝尔街上，两个流浪儿在打架，她抓住他们的领子，把他们推在地上滚出了十来步远。然后，又扔给他们两枚金

币。

来到霍斯曼林荫大道，她走进一家茶点铺。拉乌尔从老远就看见她在一张桌子旁坐下，跟踪着她的那位先生没进去。拉乌尔走进铺子，找了个不会被她发现的位子坐下了。

姑娘要了一份茶和四块烤面包片，在她吞食面包片时，露出洁白漂亮的牙齿。

邻座们都望着她。可她满不在乎，又要了四片烤面包。

此刻，坐在稍远一些的另一位年轻女人同样吸引了人们好奇的目光。她也长着象那个英国女人一般金黄的头发，还戴着一顶镶荷叶边的软帽，穿着不那么阔气，但却是更为纯粹的巴黎气派。三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围在她身旁，她正在给他们分发点心和石榴汁。她是在门口碰到这些孩子，并请他们吃东西的。看见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快乐的光芒，脸上沾满了奶油，她简直高兴极了。孩子们没法说话，因为都吃到嗓子眼儿了。但是，她比他们更孩子气，尽情地戏耍，逗孩子们说话，“对小姐该说些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不对，我不是夫人……应该对我说：‘谢谢，小姐’。”

拉乌尔·特·利梅齐立刻被浮在她脸上的那种幸福而自然的欢乐和她具有无比魅力的闪着金光的碧绿色的大眼睛所征服。那样的眼睛，谁只要朝它们望一望，就再也不能把目光移开了。

这种眼睛通常是奇特的、忧郁的或沉思的，这也许是它们习惯的表情。而此刻，这双眼睛象脸上的其它部位，那俏皮的嘴，微微翕动的鼻孔和镶有两个酒窝的微笑着的面颊一样充满了生命的巨大欢乐。

“要么飞上快乐的顶峰，要么沉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人

难以获得情绪的平衡。”拉乌尔心里想，他突然油然而生一种要左右这种欢乐和战胜这种痛苦的强烈愿望。

他转过头去看那个英国女人。她真美，美极了，身材匀称，神态安详。但是，那个绿眼睛的姑娘却更使他迷恋。如果说，前一位令人仰慕，那么另一位更吸引人去了解她，吸引你去深入她生活的秘密。

然而，当她结账并带着三个孩子离开时，拉乌尔踌躇不决了。跟着她走？还是留下来？谁将占上风？绿眼睛？还是蓝眼睛？

他霍地站起来，把钱扔在柜台上，走出门去。绿眼睛是胜利者。

此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着实使他大吃一惊：绿眼睛的姑娘在人行道上和那位自炫其美的油头小生在谈话。可他半小时之前还象一个胆小的或者猜忌的情人在追逐那位英国女人。双方谈话都很活跃、激烈，简直象在争论什么。显然，姑娘想要走过去，而油头小生挡住她的去路。情况如此明显，拉乌尔几乎就要不顾一切地介入，进行干预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这样做，一辆出租汽车停在了茶点铺门前。一位先生走下汽车，这位先生看见了人行道上这一幕，便跑过来，举起手杖，一棍子把那油头粉面的男人的帽子打飞了。

那男人惊呆了，退了两步；继而不顾围观的人群，又冲了过来。

“难道您疯了！您疯了！”他大声喊着。

新来的先生比起他来又矮又老，举起手杖进行自卫，并嚷道：

“我曾禁止您和这位姑娘说话。我是她父亲，我告诉您，您是个无耻之徒，不错，是个无耻之徒！”

两个人都气得浑身发抖。那个自炫其美的男人挨了骂，缩起身体，准备向新来的男人扑过去。姑娘拉住新来的先生的胳膊，想把他拖向出租汽车。那个年轻男人却使劲把他们分开了，并抓住年长先生的手杖。就在这时，忽然在他和他的对手之间，出现了一个脑袋——一个不相识的、古怪的脑袋，右眼神经质地眨动着，讥讽地扮着鬼脸，歪着的嘴上叼着一支香烟。

这是拉乌尔，他就这么个姿势站着，并用沙哑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道：

“你有火儿吗？借个火儿使使，先生。”

这个要求真是不合时宜。这个闯入者想干什么？油头粉面的男人发火了。

“别捣乱！我没火儿。”

“您有火儿啊！刚才您还在抽烟呢！”闯入者肯定地说。

粉面男人想摆脱掉他。可是办不到，他的两个手臂一点动弹不得。他低头一看，便心慌意乱了，闯入者的两只手扼住他的手腕，胜过两只铁钳，使他一动不能动。而且这位先生还大有不甘罢休之势，反复不停地说着一句话：

“请您借个火。您拒绝借火给我，真是太不幸了。”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被激怒的油头小生大声喊道：

“让我安静点不行吗，嗯？我跟您说了，我没有火儿。”

这位先生伤感地摇摇头：

“您真太不礼貌了！我彬彬有礼地向您借火，是不能拒

048041

绝的呀！不过，既然您是如此地不以助人为乐……”

拉乌尔松开了双手。爱俏的男人一挣脱身便疾步追赶汽车。可汽车已飞驰而去，把那个举棒打他和绿眼睛的小姐都带走了。拉乌尔悠然自在地看着那位自炫其美的男子枉费了一番气力。

“我做得过分了，”拉乌尔看见那人跑着追车时心里想，“为了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绿眼睛的漂亮姑娘，我扮演了唐·吉珂德的角色。可她却溜走了，连个姓名、地址也没留下，不可能找到她了。怎么办？”

这时，他决定把目标转向英国女人。她无疑刚才目睹了这场闹剧，正往远处走去。他便尾随于后。

可以说，拉乌尔·特·利梅齐正处在告别过去，展望未来的时刻。对他来说，过去充满奇遇，将来的生活也不会平静。而此时此刻，倒是安然无事。在这种景况下，对一个三十四岁的人来说，掌握他们命运的钥匙的是女人。既然绿眼睛消失了，他便调整犹豫不决的步伐朝着闪光的蓝眼睛走去。

然而，就在拉乌尔装做走上另一条路之后原路折回时，他立刻发现油头粉面的男子重又开始追踪。这人先沿一边儿走，然后象他一样，又从另一边折回。于是，三个人又重新鱼贯而行，英国女人并未发觉她的追求者们来回调正方向。

她沿着拥挤的人行道悠闲自在地走着，专心注视橱窗，对男人们向她投去的注目礼毫不在意，就这样走到了玛特莱诺广场，又顺着洛亚尔大街，经圣·奥诺雷郊区，直达贡哥迪亚大旅馆。

自炫其美的男子停止了前进，踱来踱去，买了一包香烟，然后一头钻进旅馆。拉乌尔看见他和门房说了有三分之一的

话，便离开了。拉乌尔正打算向门房打听一下蓝眼睛的年轻英国女人时，那女人跨出了门厅，提着一只小皮箱登上了一辆汽车。那么说，她去旅行啦？

“司机，跟上这辆车。”拉乌尔对叫来的出租汽车司机说。

英国女人跑了不少的路，八点钟在巴黎——里昂专线车站前面下了车，然后在餐厅里找了个位子，要了晚餐。

拉乌尔在一边坐下来。

吃完饭，她吸了两支烟，接着在将近九点半的时候，和一个柯克公司的职员在栅栏门前碰了头。职员递给她一张车票和行李单。于是，她去搭乘九点四十六分的快车。

“如果您对我说出这位夫人的名字，我给您五十法郎。”拉乌尔对那个职员说。

“培克菲尔特女士。”

“她去哪？”

“蒙特卡洛，先生。她在五号车厢。”

拉乌尔思索了一下，便下定决心。蓝眼睛值得他跑一趟。再说，正是因为跟踪蓝眼睛，他得以认识了绿眼睛。说不定通过英国女人，可以重新找到自炫其美的男子，而通过这个男子，再找到绿眼睛。

他转身买了一张去蒙特卡洛的车票，便直奔向站台。

他发现英国女人正登上一个车厢的最高一级踏梯。他混入人群，透过车窗重又看见她站在包房里，正在脱外套。

车上旅客很少。正值战争的头几年，又是四月末的时节，这班快车相当不舒适，没有卧铺，也没有餐车，头等舱里去南方的旅客相当少。拉乌尔看见这个五号车厢最前面的一个

包房里只有两个男人。

他在站台上离开车厢足够远的地方散步，又租用了两个枕头，在报刊杂志活动架上取了一些报刊。接着汽笛一响，他就一纵身跳上踏梯，进入第三间包房，就象是一个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赶到的旅客。

英国女人独自一人靠车窗坐着。他就坐在了她对面的软座上，紧挨着走廊。她抬起眼皮，打量了一下这个既无箱子，连个包也没有的不速之客，没动声色，从放在她膝盖上的一个敞着盖儿的大盒子里取出巧克力糖，咀嚼起来。

走过来一个查票员，剪了票。火车朝郊区疾驶而去。巴黎的灯火越来越远。拉乌尔心不在焉地浏览了一下报纸，没什么有意思的消息，随即扔到一边。

“没什么新闻，没有引起轰动的犯罪案件。”他心想，“而这个年轻女人却真令人倾倒！”

单独和一个不相识的女人，特别是个漂亮的女人，同坐在一个关着门的小房间里，一起过夜，又几乎靠在一起睡觉，这对他来说毕竟是一种社交界的反常现象，他感到十分可笑。因此，他决定断然不可把时光浪费在阅读、偷视和沉思默想中。他向她挪近一点。英国女人显然猜到她的旅伴想跟她说话，但她佯装不知，也不打算开口。于是，需要拉乌尔自己设法打破僵局，他倒不在乎这个。他以一种极为尊重的口气，语句清晰地说明：

“尽管我的举动有些冒昧失当，还是请您允许我向您奉告一件事情，这对您可能至关重要。我可以讲几句吗？”

她挑选了一块巧克力，连头都没转动一下，轻声而简要地答道：

“先生，如果只是几句，那就请讲吧。”

“是这样，夫人……”

她纠正说：

“小姐……”

“噢，小姐。我偶然发现，今天整天您都被一位先生暧昧可疑地跟踪着，这位先生躲着您……”

她打断拉乌尔：

“您的行动的确失当，并且竟然出诸一位法国人，使我感到吃惊。您并不负有监视那些跟踪我的人的使命。”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可疑……”

“这个人我认识，去年他自己向我作了介绍。玛莱斯加先生至少还知趣，只是在远处跟踪我，而并没有闯入我的车厢包房。”

拉乌尔的自尊心受到了刺伤，他低下头说：

“说得好，小姐，一针见血。我只好闭口不言了。”

“的确，您也只能默不作声。到下一站，我奉劝您还是下车。”

“很遗憾，我有要事去蒙特卡洛。”

“您是从得知我去那里时，才有要事的吧。”

“不，小姐，”拉乌尔直接了当地说，“是从今天下午在霍斯曼林荫道茶点铺我看见您的时候起。”

这话立即遭到反击。

“不对，先生，”英国女人说，“您对一位有着漂亮的绿色眼睛的姑娘的爱慕，定然把您引向了她的航道，如果在发生闹剧以后您能追上她的话。可是您没能办到，您这才转而追踪我，象那位您向我揭穿其诡计的先生一样，先是到了

贡哥迪亚大旅馆，尔后到了车站餐厅。”

拉乌尔爽直地笑了。

“我的一举一动都没能逃脱您的眼睛，真是承蒙厚爱，小姐。”

“什么也逃脱不了我的眼睛，先生。”

“我估计到了。您就差说出我的名字来了。”

“从西藏和中亚回来的探险家，拉乌尔·特·利梅齐。”

拉乌尔没有掩饰自己的惊愕。

“承蒙抬举，请问您是怎么调查了解我的？”

“没作任何调查。但是当一个女人看见一位先生在最后一分钟闯入她的包房，又没带行李，她不得不做一番观察。您曾从您的小本子上裁下二、三页纸，中间带有一张您的名片。我看了这张名片，便立即追忆起，拉乌尔·特·利梅齐先生曾在一次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远征。就这么简单。”

“是很简单。然而需要一双敏锐的眼睛。”

“我的眼睛好极了。”

“不过，您一直是在看着您的糖盒呀。您已经在吃第十八块巧克力了。”

“我不需要注视也能看见，不需要深思也能猜中。”

“既然如此，您在猜测什么呢？”

“我在猜测您的真实姓名不是拉乌尔·特·利梅齐。”

“这不可能！……”

“除非您戴的是您朋友的帽子，不然在您帽子里就不该写上H.和V.这两个字头。”

拉乌尔开始有些不耐烦了。他不喜欢在一场他所参加的

决斗中，对手总占上风。

“那么按照您的想法，这个H.和V.代表什么呢？”

她嚼了第十九块巧克力，仍然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

“先生，这两个字头配在一起是很少见的。当我偶然碰到它们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把它们和我过去有一次看到的两个名字进行比较。”

“我能知道是什么名字吗？”

“这对您说明不了什么。这是一个您不认识的人。”

“什么人？”

“Horace Velmont。”

“那么这个荷拉斯·韦尔蒙是谁呢？”

“它是许多化名中的一个，在这些化名后面隐藏着……”

“隐藏着谁？”

“亚森·罗苹。”

拉乌尔放声大笑。

“这么说，我可能是亚森·罗苹喽？”

她反驳说：

“您想到哪儿去了！我只是跟您说说您帽子上的字头勾起我愚蠢的回忆。我心想，另一种想法同样也是愚蠢的，那就是您漂亮的名字拉乌尔·特·利梅齐与另一个名字拉乌尔·当德雷齐非常相象，也是亚森·罗苹用过的化名。”

“绝妙的回答，小姐！不过，如果我有幸是亚森·罗苹的话，相信我，我在您的面前是不会扮演一个多少有些傻里傻气的角色。您多么高明地嘲笑了无辜的利梅齐！”

她递给他糖盒：

“先生，来块巧克力，以抵偿您的失败，然后让我睡觉

吧！”

“可是，我们的交谈不会到此为止吧？”他恳求道。

“当然不会。我对无辜的利梅齐并不感兴趣。而相反，有些不用他们自己真实姓名的人经常暗算我，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伪装呢？这种好奇是否有些居心叵测……”

“是一位培克菲尔特所能有的那种好奇。”他相当笨拙地说完又补充道：“您看，小姐，我也知道您的姓名。”

“柯克公司的职员也知道我的名字。”她说笑着笑了起来。

“你瞧，我是输定了。”拉乌尔说，“一有机会，我要报复的。”

“机会不需寻找，自己会找上门来的。”英国姑娘做了结论。

她第一次用她那美丽的蓝眼睛坦率地、深情地望了望他。（他震惊了。）

“如此美丽，又如此神秘。”他喃喃自语。

“一点也不神秘。我叫贡斯当丝·培克菲尔特。我到蒙特卡洛去找我父亲洛尔·培克菲尔特爵士，他等着我和他玩高尔夫球。我热衷高尔夫球，也喜好其它运动。除此以外，为了谋生和自立，我为报纸写文章。我的记者身份使我得知了许多有名人物的第一手材料，诸如政治家、将军、工业大亨、大艺术家，还有赫赫有名的窃贼。先生，晚安。”

说着，她用披肩把脸一蒙，那头金发已经埋在枕头里，毯子拉到双肩上，腿在凳子上伸得直直的。

拉乌尔听到窃贼这个词不禁战栗，说的几句不知所云的

话，碰了一鼻子灰。最好的办法就只能是保持沉默，等待报复的机会了。

于是，他默默地呆在自己的角落里，好象由于这件奇遇而感到困惑。但实际上，他内心充满喜悦，充满希望。这个美妙的人儿，既古怪又有魅力，若迷一般又是多么坦率！观察力又是何等的敏锐！她对他真可谓了如指掌！有时由于忽视危险，他会做出有失谨慎的行动，她居然也能指出！就如那两个丫头……

他抓起自己的帽子，扯下绸子帽圈，从走廊的窗户扔了出去，然后又回到包房里坐下，稳稳当地夹在两个枕头中间，漫不经心地沉思起来。

生活对他似乎是美好的。他还年轻，容易到手的钞票塞满了他的钱包。机敏的头脑里装有二十个肯定有把握实施而且盈利长满的计划。再有，明天早晨，他将会看到，那俊俏的女人从睡梦中醒来的动人情景。

他得意地想到这一切。他已进入半睡眠状态，他瞥见那似天空一般碧蓝的眼睛。真是怪事，这双眼睛渐渐涂上一层意想不到的色彩，变成了海水般的碧绿。他简直认不出，到底是美国女人还是巴黎女郎的双眸，在朦胧中望着他。巴黎姑娘对他亲切地微笑着，啊，睡在他对面的正是她。于是，他嘴角挂着微笑，平静地入睡了。

一个内心平静和消化良好的男子梦境总是很有趣的，就是火车的颠簸也不能使它减色。拉乌尔恬静地进入了朦胧之乡，前面闪烁着蓝眼睛和绿眼睛的光芒。旅行是这样地欢快，以致他没能象往常那样多一个心眼，对周围有所提防。

这可是个错误。在火车上，总该有所防范，特别是乘客